



## 科普文学

家,她的视角总是投向生物的本质。在《鱼的好奇心——关于生命、海洋及一切》(南海出版公司,2020年8月)这本书中,斯凯尔斯试图将鱼从冷漠、不可知的动物的名声中解脱出来,重新塑造聪明、情绪化、会唱歌、会思考的生物,激发读者重新思考这些动物和海洋,乃至走出家门欣赏鱼类的野性和奇迹。

当然,相对于透过水族馆的玻璃墙去仰望,真正遨游在鱼类的野生世界中是更好不过的。作者从鱼类学的历史入手,带领我们走过进化树。目前人类已知的鱼类大约有3万种,擅长归类的学者们将它们划分为12个主要种群,其中硬骨鱼约占96%。但斯凯尔斯认为,尽管从技术上讲,所有的鱼类在生命进化树上都是相互关联的,但它们种类繁多,差异很大,很难把它们归为一类。“这就像说蜘蛛和章鱼有亲缘关系,因为它们都有8条腿。”而在这些有关分类的知识背后,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鱼类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

为此,斯凯尔斯带领读者踏上一段水下之旅,观看这些生物作为鱼的隐秘而光荣的事业。它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从龙鱼利用红光在深海的私人通道上交流,豆鲷照顾海藻花园,有毒的鱼都独立地进化出相同的突变来免疫它们自己的毒素,到鱼可以发声的许多方式,每一章都展示了它们生物学的一些奇

# 鱼的好奇心

妙方面。与此同时,每一章都以某个传说或神话结尾,这些故事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其中鱼是重要的特征。

从斯凯尔斯第一次沉浸在它们的液体世界里开始,她就意识到鱼是美丽的、迷人的、复杂的、令人兴奋的。当她坐下来盯着一条野生鳟鱼,看到它如何以一种自己只能在想象中模仿的方式熟练地占据三维空间的那一刻,她内心的兴趣就被击中了。这份执迷带领她开始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最终成为了一名忠实的鱼类观察者。正是这些经历,让她能够在作品中自如地穿插着自己水下探索的小插曲,从与发光的鱼一起可怕的夜间潜水,到与巨型蝠鲼的近距离接触,再到漂浮在漩涡的鱼群中间,被成千上万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读者被强烈的现场感吸引,在生动细致的科学插图帮助下,如身临其境的海洋探险者。

鱼是舞台的中心,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它们背后作为配角的人类却是鱼类忠实的观众。斯凯尔斯不仅将她自己的经历和研究纳入书中,也向读者热情地分享了更多鱼类研究者的工作和发现。比如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他把1973年获得的诺贝尔奖花在了家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鱼缸;还有尤金妮·克拉克(Eugenie Clark),她在20世纪40年代证明了鲨鱼不是没有头脑的杀人机

器,90多岁时仍顽强地潜水。我们也见到了站在发现前沿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比如约翰·巴吉特,为了弄清楚一种奇怪的、会呼吸的生物究竟是鱼还是青蛙,他经历了四次艰苦的探险,前往沼泽和蚊子出没的地方,并在伦敦展示发现成果的当天死于疟疾。如今,我们完全确定多鳟鱼是鱼类,甚至用它们来了解鱼类最初是如何冒险登上陆地的。正是这些人对生命探索无限的热情和行动力,让我们知道了玻璃鱼缸和餐桌以外的鱼类的世界。

在此过程中,这些非凡的动物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海洋和生命本身的信息。但作者没有止于此,她在最后一章谈到了所有这些发现对我们如何对待和看待鱼的意义。在她看来,我们与这些有鳞生物的关系比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要深刻得多。因为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都是从鱼类进化而来的,“我们基本上是高度进化的鱼”。同时,鱼也在人类世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我心目中的美丽世界,应该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鱼类的水下世界,所有的生物都应该在那里扮演各自的角色,相互交流,发挥更多的作用,作为野生生物,它们应该做的就是扮演重要的角色。”斯凯尔斯如是说。

(作者系《中国审计报》编辑)

## 诗花烂漫

### 那张脸(外一首)

□谢子清

在小岭村柠檬园  
一大群躬身锄草的工人中间  
她突然回头看我  
那张脸太过于深刻  
像极了脚下干渴已久的土地  
沟壑出奇分明  
每一道都经过反复雕琢  
再也无法被岁月抹平  
又如同山冈上成年多时的松树  
被腊月的风剥开树皮  
皴裂是显而易见的事  
那张脸只需看一眼  
就永远无法忘记  
因为她与我所有亲人的脸

如出一辙

要我说

如果非要我说  
这城市好还是不好  
很难有中立的答案  
比如马路笔挺  
比如高楼拔节  
比如商品踊跃  
比如美食扎堆  
比如网速快过日子  
但是一些城市没有雪花  
所有城市都没有炊烟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政府办公室)

### 金桂飘香(外一首)

□高琦

桂花,代表物种木樨  
叶瓣间,聚伞花序簇生  
丹桂飘香  
花冠合瓣四裂,花被芳香  
盛开,香味飘逸袭人



金秋丰盈

暖阳下,沏一壶桂花茶  
慢品,鼻吸花茶水蒸气  
面颊飘起了温馨红霞  
忘忘,真情流露沁心间

皎月下,饮一罐桂花酒  
浓醉花酿灭了九曲回肠  
杯里的月亮醉了,倾吐浓香  
醉了人心美了人间

看,朝阳出落落日坠山  
大地呈现一片金  
听,洞穿山谷的风声  
粮满仓的赞歌入耳

望,蓝天似纯棉的云  
卷舒了坦诚的心怀  
嗅,金秋稻米的清香  
钓起了欲滴的垂涎  
(作者系媒体工作者)

### 下雨天

□吴群芝

下雨,无疑是太阳去了远方  
或,躲在一朵云里  
无疑是在雨中的路上  
遇到一个猎手停在路边

他的猎枪正对着一棵树  
反复瞄准,射击  
子弹打在树干上  
“噔,噔”的回声,沉闷,冗长  
一下,两下,三下……

并发现他的第三只眼睛  
一直瞄着树以外的  
那些飞鸟走兽和人  
原来杀死一棵树并不是它的  
最终目的

担忧像一种病态默默  
祈求苍穹  
赐予鸟兽和我们  
一个盾或一条船  
盾没有,船来了,但它却没有停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会员)

我们见证了这个过程

### 中秋夜

□巴丁

今夜的月儿圆又亮  
它还是昨晚那一轮吗  
今年的月儿亮又圆  
它还是去年那一轮吗

我从车水马龙的街市走出来  
我在一步一步地走进秀湖的胜境  
路过天子桥那个地方  
我蓦然看见天上的月儿  
落在了秀湖的清波里

在中秋之夜仰望星空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斤两十足的话  
古人不曾见今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后面的路程  
我感觉自己正在只身一人向前走  
因为一路上沉默寡言  
不再东张西望  
不低头,也不抬头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 万州区农展会

□蒋明健

万州金秋农展会,  
又是一个丰收季。  
果实累累摆满柜,  
绿色生态皆精品。  
强村富民见成效,

产业兴盛势头望。  
乡村振兴谋发展,  
供销社是生力军。  
(作者系重庆市人社局聘用退休“双高”人员)

古镇的景点尚未游览完,留下一点遗憾,期待下次再来完美!  
(作者系《晚霞报》编辑)

□葡萄

鱼是什么?当有人提到鱼,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餐桌上的一道菜,不管是煲汤还是油煎,还是市场上躺在冰块上保鲜的待售商品,抑或江河湖海上渔网或电击的战利品。总之,它是满足人类营养和味觉的食物。很少有人会去想,鱼真正是什么,在一种冰凉、黏腻的触感背后,在一些或白或红的肉被精准切割成块状之前,鱼几乎很难和有生命、会呼吸的野生动物形象联系起来。

但海伦·斯凯尔斯做到了。她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鱼这种东西,只有成千上万擅长游泳的生物。作为海洋生物学

□谭长军

初春的黄水坝,乍暖还寒。跟随友人黄有才走进乡。

翻岭越谷,拐进一个山窝,只见山脚一座孤立的村庄,屋顶飘着淡淡炊烟,有才指着山野说,你看,全是黄连棚。打望四周,遍布连棚与大山融为一体。靠近青瓦木屋,寻着叽里咕噜的人声,只见阁楼边连棚里一对老夫妇正在劳作。“爸爸,宝娘,扯黄连草吗?”干练的老夫应声钻出连棚,指了指连棚:“十几大块黄连,季节到了,活路一大堆,搞不赢。”见儿子领着客人,两老人热情地招呼进屋。

老黄家原本住山的北面,世代种连为生,不幸老伴早年病逝。随着新农村建设,日子一天一天火红,于是经人介绍,在山南这边安了新家。一方山水一方人,家家有本黄连经。是夜,与有才一家围着火塘,享用隔年老腊肉煮豆腐,席间话题自然都是黄连,“黄水人,就靠一根黄连疙瘩过日子。”世袭种连的黄老不无自豪,从拓荒整土、搭棚育苗、栽种管理到收连、炕连、糟连,起场卖黄连,话间打开,自是津津乐道。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东部。黄水位于石柱东边,正坐北纬30度与东经108度之间,与鄂西利川市接壤,方斗山和七曜山一东一西由北向南平行拉

## 乡村振兴

# 连乡人家

移栽后做好棚间管理,是保证黄连产量品质的关键。不说施肥除草的烦琐讲究,单这黄连棚要求就十分苛刻。

选择向阳坡上向阳地,搭连棚必须遵循“一桩一树,起连还山”的原则,即一个桩边栽一棵树苗,到起连时树也长大成林,还原植被生态,这样才能保证连地十年后轮种,不致连地缺少断发财后路。连棚不能盖得太实,枝丫疏密有度,夏天阳光斑驳照射,冬天雪花片片,棚内通风有光照而黄连又不被太阳直射和大雪覆盖。五六年后,秋季遂可收获。专用工耙剪刀,起连除泥、去叶剪须,获得鲜连“砣子”。接着炕连、糟连,等级分类,保证黄连品质,工序技法要求极高:晴天炕,鲜连土炕柴火烘烤,水汽干泥土落,再分类炕,待黄连九成干,趁热装入竹制糟笼,二人抬起回用力冲撞,除尽根须泥土杂质,这才得到品质上乘的黄连成品。“你说,种个黄连疙瘩苦不苦?”回答不出。

“疙瘩粗,疙瘩黄,背起疙瘩去赶场;黄连苦,黄连甜,卖了黄连过大年。”没待客人回答,幸福的黄老唱过黄连谣:苦是苦,但值得,上乘“鸡瓜连”能卖好价。自去年春,黄水黄连市场价每公斤200多元,一亩六七年的黄连产五百多斤,可收获五六万元。有才的宝娘接过话茬:“去年起收两百多六年连,卖了十多万元。”一夜佳话。

次日,与黄老人一同登山观风景。寂静的山野,只闻接力的鸟鸣,一片片黄连棚,晃动着劳作的身影。是三年、五年或六七年的黄连,老人一眼便知。只有海拔1000至1500米适宜黄连生长。山北边虽然也出黄连,但土质、气候赶山南这边差得远。黄老有文化,知识连农,保证自家每年有两亩以上起收。他出席过政府黄连专业户表彰会,

## 行走四方

# 古镇风物

子风的影视陈列馆。这里是凌子风少年生活的地方。他作为影坛公认的“拼命三郎”,创作了大量作品,开创出一条将知名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成功之路。尤其是他晚年的《骆驼祥子》《死水微澜》《边城》等作品,更是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陈列馆大门两边的青砖柱头上有一副木质对联,上书“骆驼祥子铸造一代影视名导 死水微澜演绎千年古镇风流”。陈列馆很小,除了第一间展厅陈列有若干凌子风的简介、电影作品的宣传海报和在尧坝古镇拍摄的现场图片外,其他几间房都上了锁,我略有些失望。瞥见后院中央有一棵老榕树从天井中伸展开去,生机勃勃、遒劲挺拔,不由生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可能不是节假日的缘故,古镇的游人很少,街道两边的店铺,尽管美食诱人,但顾客寥寥。街头有一家“向七嬢”萝卜干店,门口的瓷盆里,盛满鲜香的萝卜干,红艳艳的辣椒面、味美的水豆豉等。中年女店主见我们在打量,立马热情招呼:

“我这儿是老字号,纯手工制作,味道正宗,欢迎品尝购买。”我尝了一个萝卜干,味道确实好,又香又脆,是巴适的下饭菜。因我们还要在泸州待两天,携带不太方便,便说下次再来买。女店主依然脸上带着笑说:“要得嘛。”

当我们经过各种店铺、餐馆,如卖豆花、红汤羊肉、苕丝糖、怪味胡豆、桂圆等的店主,都很热情揽客,主动招呼品尝。有的还递上名片,留下电话,欢迎网购。他们的热情,反而让我们没买一点东西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来到一家“周记风味小吃”店,一位白白胖胖的女店主正在给游人煮砂锅醪糟汤圆,满满一锅,才10元。我买了一份凉糕品尝,凉糕软糯嫩滑,红糖熬酦,特别香甜。一勺进嘴,感觉好极了!女店主笑盈盈道:“都是纯手工做的,保证有小时候的味道。”一结账,仅5元,真是价廉物美。跨出店门,女店主又热情地说:“慢走哈,欢迎下次再来!”



□何一东

一下车,我刚迈进合江县尧坝古镇的入口,扫了一眼,心里就有一种喜欢。

古镇小街由一条青石板铺就,长约千米,依山傍水,高低错落。建筑大多是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风格,绝大多数为清代、民国时期建筑。小街两旁有很多小青瓦房,据说有2000多间。尧坝古镇历史悠久,始于北宋,兴于明清,是古江阳到夜郎国的必经之道,有“川黔走廊”“茶盐古道”之称;古镇汇集了川、黔两省浓厚历史文化和古风民俗,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西部川黔古镇文化,是享誉川黔的文化名镇。

古镇内有著名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王朝闻故居,著名导演凌

